

在那静谧深处

——寻访布里顿的红屋及其他

任海杰

谈古典音乐史，一般是从1750年去世的巴赫，到1911年离世的马勒。在这之前，音乐还没有成为蔚为壮观的大海；在这之后，因为勋伯格的无调性，搅得音乐界至今沸沸扬扬。不过，20世纪以来，有三位作曲家的地位已基本确立，他们是：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1854—1928）、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1885—1935）、英国作曲家布里顿（1913—1976）。从年表上看，英国的布里顿诞生于威尔第、瓦格纳出生后的100年，也是马勒去世后的第二年。不知是天降大任于斯的巧合，还是英雄辈出本来就是规律，布里顿毋庸置疑已成为英国近代作曲家的标志性人物。因此，2018年的夏天，去英国音乐之旅，是离不开布里顿的，尤其是他著名的红屋故居（因建筑墙面是红色的，故称红屋），以及他所创办的奥尔德堡夏季音乐节所在地，都是寻访之地。

6月29日一早，我们一行从伦敦出发，驱车赶往伦敦东北约一百多英里的滨海城市奥尔德堡。原本以为两个小时能到，想不到还没出伦敦就遭遇堵车。出了伦敦后有些又是陈旧的乡间小道，有的还只是一来一回的两车道，前面一旦出事故，就只能止步不前。就这样开开停停，到奥尔德堡居然耗费了四个小时。虽然导航显示布里顿的红屋就在附近，但周围有不少红色的房子，布里顿的红屋是哪一幢呢？寻寻觅觅中，才发现路边有一块指示牌，标示布里顿的红屋就在前方——这指示牌的字体实在太小了，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太低调了啊！

于是继续驱车往前，来到一乡间小道，其间隔林路过几处红屋，感觉不太像，就沿着乡间小道一直奋力往里开——开到路尽，仍不见红屋，于是只得后退下车。正巧见一位女士走来（我们在寻找过程中几乎不见人影），即刻上前问询——原来她就是布里顿故居的工作人员，正要下班，见我们专程前来，非常高兴，带领我们转身前往。这时才发现，我们的停车处有一块字体不太醒目的标示牌，告知这里就是布里顿的红屋。

在那位女士的带领下，我们向前才拐了个弯，布里顿的红屋故居赫然在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寻找，终于如愿以偿，难免有些激动。

从1957年起，布里顿与他的艺术和生活伴侣、英国著名男高音皮尔斯居住于此，直到布里顿1976年在红屋去世，将近二十年。布里顿的不少重要作品都诞生于此，见证了他辉煌的音乐人生，以及个人的隐秘私情（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尚未得到公开认同）。因此，红屋成为布里顿一生中最重要的故居。

故居由三部分组成：居室、工作室、布里顿博物馆。居室和工作室就是原来的红屋，紧挨工作室的博物馆，是布里顿去世后的新建筑。

从建筑面积来看，布里顿的居室最大，但大门关闭，不对外开放。居室面向一片开阔的园林，古树参天，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幽静之极。除了我们几位，没有其他人参观者。在居室大门前的台阶上，摆满了一盆盆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鲜花，仿佛主人尚不曾离去。其间还有布里顿生平介绍的指示牌和图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令人感叹——那是1980年，皮尔斯与朋友们在红屋前的合影。

那时，布里顿已去世四年，皮尔斯也已白发苍苍（他比布里顿多活了十年）。

毗邻居室的就是我们平时在照片上看到 的布里顿的工作室。这是幢两层楼的小屋，二楼就是他日常工作创作的地方，里面陈列着他临窗的工作台、钢琴、乐谱、书籍、照片，照片中有不少是与音乐家的合影，最醒目的是与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维奇夫妻的合影。当年，有不少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在此与布里顿聚会，留下了一段段音乐佳话。创作劳累时，布里顿经常会站在二楼的窗前，眺望窗外的那片园林美景，或下楼到一处小池塘前休憩。

自普赛尔之后，数百年来，英国少世界性的作曲家，因此，他们对能出布里顿这样举世闻名的作曲家非常自豪，尊为国宝，甚至认为布里顿是继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四B。在布里顿博物馆，一进门就见这样的提示。

我们到此才明白，为什么红屋不那么醒目，不那么容易寻找，原来这里是布里顿的世外桃源。以他当年的声望，完全可以在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呼风唤雨，但布里顿选择了低调，选择了安静，选择了内心的回归。

因时间关系，我们只得有些匆忙地依依告别红屋，转程前往附近的奥尔德堡音乐节所在地。1948年6月，布里顿、皮尔斯共同创立了首届奥尔德堡夏季音乐节，从此音乐节成为布里顿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为这个音乐节创作并首演的。除了上演布里顿和经典作曲家的作品，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在于：组织上演一些曾经被忽视而确有价值、需要重新评价的冷门作品。独特的定位使音乐节很快闻名乐坛，许多当代著名的指挥家、乐团、演奏家、歌唱家云集于此，也有作曲家专门为音乐节谱写新曲。音乐节原本的演出场所只能容纳数百名观众，随着音乐节规模的扩大，布里顿将奥尔德堡的一座老建筑——被遗弃的啤酒厂的厂房马尔廷斯（Maltings），改建成音乐节的新音乐厅（约八百个座位）。1962年6月2日，伊丽莎女王二世应邀出席了音乐厅的开幕式，可见其影响力。我们离开红屋，驱车十来分钟就到了马尔廷斯音乐厅。如同以往图片所见，这座建筑的外观有些另类，但据说音响效果很好。

我们到达的那天，当年的音乐节刚结束，人影稀少，海风猎猎。我们在售票处、小卖部等处走了一圈，除了音乐节的内容介绍外，布里顿的图片随处可见，仿佛他从没离开过这个音乐厅和音乐节，他的影响力就像空气一样始终弥漫。忽然，听到一阵鼓声传来，寻声来到音乐厅的一处边门，悄悄推开，原来是学生乐队在排练。

告别了奥尔德堡，当晚回到伦敦，在摄政公园“歌剧艺术”露天剧场，欣赏了由英国国家歌剧院制作的布里顿歌剧《旋螺丝》。此时此刻，联想到白天的情景，真的是情景交融啊！这一天，我们与布里顿在一起。



玻璃窗 II

（油画）

沃尔夫冈·蒂勒〔德〕

宗教用香在东西方文化中其实都有深远的传统。例如《圣经》中也有用到圣香。且这圣香中可能隐含了一种神秘的海洋生物。

《出埃及记》里，上帝指使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一步步走出他们在埃及被迫为奴的生活，以色列人历经考验穿越旷野，终于抵达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地。

《出埃及记》不仅向我们呈现了以色列民族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还向我们描绘了一部惊心动魄的民俗史，祭祀活动在其中占有浓墨重彩一笔。从25章开始即介绍了大量祭祀物品如约柜、灯台、会幕、祭司服装、胸牌、香坛等的规制与使用。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焚香，这被视为与人类与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其中30章34节对一缕通达至圣者的悠然香气有着详细的描述：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gum resin）、施喜列（onycha）、喜利比拿（galbanum）；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pure frankincense）各樣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淨圣洁的香。這香葯取點搗得極細，放在會幕里、法柜前，我要在那里與你相會。你們要以這香為至聖。”

拿他弗、喜利比拿和淨乳香据考证都是用精油和树脂等植物性材料制作而成的。就像之前的30章22节，提到的用来制作涂抹会幕、法柜、灯台等用的膏油，采用的香料就有末药、肉桂、菖蒲、桂皮，然后用橄榄油调和而成，这些都是经典的植物性香料。但作为“圣香”合香原料之一的施喜列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却一直没有被完全证实，关于它到底是植物性的还是动物性，始终存在很多争议。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小朋友邱雨薇最近将Kristen Benkendorff的研究论文Modern Science Tackles a Biblical Secret –The Mystery in Holy Inc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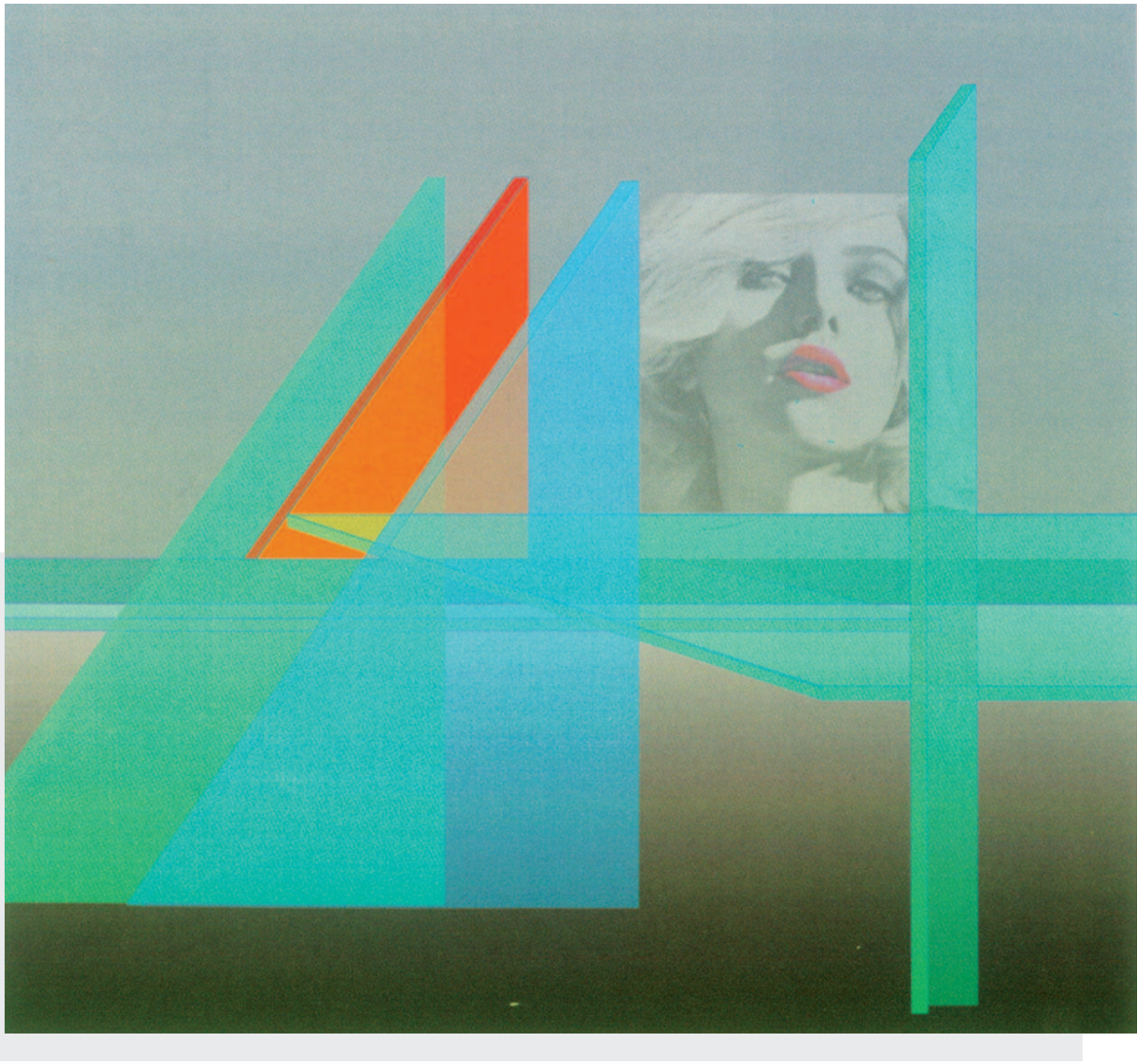
（The Conversation，Dec 12，2017）推荐给我读。该文认为海螺的盖子（opercula）和祭司手中点燃的奇妙芳香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很可能为我们揭开施喜列成分的神秘面纱开启一道显豁的芳香之门。那么螺盖属于海螺身体的哪个部位？它其实就是保护壳内柔软肉体的那一层小盖子。

Onycha 是一个希腊词汇，意思是手指甲或爪。Onycha 最早是从希伯来文 shecheleth 翻译而来。希伯来文 shecheleth 有“眼泪、蒸馏或渗出”的意思，已经向我们逗漏了螺盖的本质：一种类似于手指甲的蛋白质渗出物。

施喜列（onycha）如果当真来自螺盖，那么它燃烧起来是一种什么味道？

不妨联系一下《出埃及记》所发生的地理位置。据说红海海螺的壳或盖燃烧时会散发出令人愉快的气味，所以古代文献有称螺盖为“香爪”（甜蹄）的。但又据说如果直接点燃螺壳和螺盖，它们在燃烧时所散发的味道闻起来并不香，甚至还有点腥臭。所以古人的做法是先把螺盖用碱性溶液擦拭或浸泡在醋中，然后加上烈性酒，等其干燥后再磨成粉，用以燃烧。——这听起来有没有类似传统中药“炮制”的过程？例如酒炒、醋炒之类。

然而，现在新的问题来了——“不洁”，所以不能成圣？很多西方学者反对把海螺作为施喜列的主要成分这一观点，其理由是，基于《圣经》本文



练水西来清且涟

——罗店杂忆

唐吉慧

纸，玉皇宫附近第一家香烛店诞生了，老太太开始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那是八十年代末，每次我们回到罗店，大人们就围坐在外婆的小店里，偶尔在店里的桌子上包馄饨、准备饭菜。附近来来往住的熟人，路过多半要聊上一会儿，连玉皇宫的不少法师也会来寒暄几句，邀请大家去寺里坐坐吃吃饭。我跟着小蕾姐姐去玉皇宫的时候天已黄昏，香客们走得差不多了，大殿昏黑，剩下两三位法师在收拾物品。她虔诚地对着菩萨双眼闭合双手合十口中默念，跪在蒲团上叩拜，仿佛许了什么心愿。我独自在大殿里游荡，发现一尊尊罗汉像此时竟然怒目圆睁，一派肃杀。我害怕了，匆匆走了一圈便拉着她离开了。

有一回也是在练祁河边上散步，小蕾姐姐说起曾经有位罗店的清末举人施赞唐，是在镇上开学堂教书的。

近些年我留意罗店文献，知道施赞唐又名施琴南，是民初文学团体希社的成员、小罗浮诗社的组织人、罗阳两等小学堂的首任校长，诗词写得儒雅，一笔乌黑光洁的馆阁字也见婉转丰茸。他有位祖上世代务农的本地穷学生姜文蔚，念书用功，后来中了秀才、成了拔

贡。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奏请废除了科举，姜文蔚的仕途之路戛然而止。之后在罗店行过医，为人代笔写过文契、家书，当过罗店的小官，但终于熬不过生活的艰辛，由人介绍去了上海一位牧师家里做家庭教师，这一去让他的儿子姜豪意外步入了数十年的政海浮沉。

姜文蔚去的是位于虹口东余杭路的宋耀如家里，那时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尚在海外没有归国，他在宋家给宋子良、宋子安教国文。姜豪随父亲从罗店来到上海，不久考入了南洋公学，从附中读起，直升大学，在南洋时亲历了“五卅惨案”，使气少年满心仇恨、满心不甘，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爱国运动之中。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我确实扮演过不少脚色行当，从汪系‘改组派’工运会主任，到蒋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从C.C系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到国民党中统调查局专员，从清帮的通字辈角色，到洪门的‘坐堂大哥’，可谓无所不为。”

姜豪最终成为国民党的“三大叛徒”之一，毅然投奔了共产党，为上海解放

的定义，海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动物。根据《利未记》11章12节的表述，螺作为一种“无翅无鳞”的水生生物，可能被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的或“可憎”的。

但有意思的是，圣经时代供高级祭司使用的帐篷和服装里掺杂了大量的紫色和蓝色纱线（例见《出埃及记》26章、28章）。而骨螺（Muricidae/murex）被认为是当时制作不溶水性的紫色和蓝色染料的主要来源，经文里多处有骨螺紫（Tyrian purple）、贝壳紫（shellfish purple）和圣经蓝（Tekhelet）这类说法。螺类被视为“不洁”的原典“歧视”或者将因此不攻自破。

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螺在圣经所记述的祭祀活动中是有广泛应用的。圣香里也可以有海螺“施喜列”。

以上的分析更多基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那么科学家是如何证明海螺是圣香的重要组成部分呢？Kristen Benkendorff 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研究数据。

当代科学家发现，螺盖在燃烧时会释放芳香酚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香料工业中常被用作抗氧化剂。他们在烟雾中还检测到了非常低浓度的氯代酚类化合物，它可以让香味更加持久。甚至螺盖香气的药用价值也与圣香的功能高度兼容——这一特性可用于净化圣殿，并在宗教仪式中起清洁作用。

由于没有原始的圣香样本与螺盖

提取物进行对比分析，科学家们自然无法百分百确定螺盖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施喜列。但即便如此，海螺在圣经历史中的应用幅度和对其烟雾进行分析的结果依然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施喜列很可能就是海螺盖。

虽然东西方历史上流传有序的组香原料多为香木香草类的植物精华，但动物来源的香也不稀见，且在香谱中的位置颇为显赫。较为著名的至少就有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等“四大名香”。麝香不仅是很好的定香剂，医药用途更是广泛，具有芳香开窍、通经活血、消炎止痛等功效。而经过海水自然漂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被人打捞起来的天然龙涎香已没有原初的腥膻味，反而散发着宜人的魅惑的香气，性格极为稳定浓郁，也是最被倚重的定香酊剂。

因此，如果《圣经》中神秘圣香的组方包括一种海洋生物，也是并不奇怪的。——不过，假如这位研究者Kristen Benkendorff 再多了解一些制香知识，可能她的结论要更轻盈确凿很多：出现在《圣经》圣香里的海螺“施喜列”，很可能就是广泛用于东方组香合香传统的“甲香”。

甲香又名水云母、海月、催生子（《中药志》），是蛭螺科动物蛭螺或其近缘动物的掩厝（即位于壳开口的圆片状的盖子）。约著于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中有谓：

凡使（甲香）须用生茅香、皂角二味煮半日，却漉出，于石臼中捣，用马尾筛筛用过之。

成于清代的《经验方》中也称：

甲香修制法，不限多少，先用黄土泥水煮一日，以温水浴过，次用米泔或灰汁煮一日，依前浴过后，用蜜、酒煮一日，又浴过，焙干任用。

这和上文提及的古埃及一带炮制螺盖的方法可以说很相似了。

甲香可以入药，也可用来合香。《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载广州南海郡、中都督府的土贡之物就包括银、藤簾、竹席、荔皮、沉香、石斛、詹糖香、甲香等。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介二·海螺》（集解）中引苏頌言曰：

《南州异物志》云：甲香大者如瓠，面前一边直挿长数寸，围壳岬嵴有刺。其屑，杂众香烧之益芳，独烧则臭。今医家稀用，惟合香者用之。

古代文献中常见的“甲煎”，例如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北周庾信《镜赋》所谓“朱开锦踰，黛蘸油檀，脂和甲煎，泽渍香兰”，乃至明人张岱《夜航船》中描绘的隋场帝焚烧沉香山的传闻：

帝于除夜设火山数十座，用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数千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香闻数十里，尝一夜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余石。

李商隐《隋宫守岁》诗中的句子“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所言即是此事。这里被广泛提及的“甲煎”也是香料名，其主要成分就是以甲香、沉麝诸药及美果花烧灰和蜡制成，可作口脂及焚熏，也可入药。因含蜡，故可用来增加沉香火山的光焰亮度。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最近我读到1991年11月14日，84岁的姜豪写给海峡对岸91岁的老人陈立夫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来“台独”份子猖狂活动，为我两岸爱国同胞所痛嫉。兹由方秋苇先生和我共同草就《反对“台独”，促进统一》一文，敬请指正。文意不但表达我们二人的心声，也为大陆爱国人士共同的情怀。如有方便，可否请先生转交台报发表。

文章同时抄寄陶百川，陈立夫用毛笔在摘抄的信件边上加了两行字，“函询陶百川先生，该文可否介绍报刊刊登。立” 这篇文章是否在台湾报刊刊登目前无从查找，老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却已跃然纸上，如曹操所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一晃二十多年了，自从小蕾姐姐考上大学，我再没见过她，后来她们一家搬走了，后来外婆高龄进了养老院，而我求学就业一路奔忙也少回罗店了。这些年的经历，和新知道的许多罗店人物故事，竟没有机会再和小蕾姐姐说。

前些日子随友人去了崭新的玉皇宫——今天的宝山寺，全木的晚唐式建筑，佛像庄严祥和，大殿明亮巍峨，十分壮美。参观结束，我在寺门前驻足凝望，凝望依然清澈明净的练祁河，凝望河对岸朴素的老房子，旧梦翩然飘回。那年从玉皇宫出来，我和小蕾姐姐在练祁河边上走出没多远，我在地上捡起一块薄薄的小石片，朝着河中央打水漂，一、二、三，水面展开了三朵涟漪。青春渐行渐远，但那朵朵涟漪似乎还在练祁河上荡漾，在我的心河荡漾。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